

我家住在运河边

青县文史爱好者李庆伟：

找到日军侵华新证据

本报记者 杨静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沿铁路线不断向南进犯。攻打到青县马厂，日军遭遇了我守军的顽强抵抗。驻守马厂的将士们同仇敌忾，虽最终以失败告终，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或许是战斗的惨烈出乎了日军的意料，或许是中国军民的英勇奋战震惊了日军，马厂阻击战被编入日本书中，这恰恰成为了日本侵华的又一罪证。

发现这些书的，是青县人李庆伟。40岁的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多年钟情于红色文化的研究。近日，他向记者介绍了与这些侵华证据相关联的故事。透过他的讲述，我们也更加清晰地了解了那段历史。



为了解历史，李庆伟多次走访马厂

“军事迷”年少钟情历史

初见李庆伟，成熟稳重，黑色眼镜下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言语中掩不住缜密的逻辑。那是多年研读历史培养出的思维方式。

从他记事起，就对历史格外感兴趣。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就出去玩，他却喜欢待在家看书。家里的书看完了，就去同学家借。父母给的零花钱，全都被他攒起来买了各种书。高中时，他俨然成了一个“军事迷”——能准确地说出



炮击马厂的日寇 青县文史爱好者提供

两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的人员配比、武器装备；了解每种武器的特征；当代历史的每一次战争，他都了如指掌。到了大学时，他开始专注研究国内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走在沧州、青县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建筑前，李庆伟都能说出这里曾经发生过哪些战斗，大到排兵布阵、交战过程，小到将领的名字、武器装备。

2003年左右，搜索引擎刚开始兴起，他便借助网络平台查阅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收藏于博物馆、图书馆中。时至今日，学习和阅读历史，已经成了李庆伟生活的一部分。

2022年，他通过网络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华作战的情况。令他意外的是，在1938年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中，对马厂阻击战有详细的描述。不久，他又陆续发现了几本书，都对马厂阻击战、日寇侵占沧州有相关描写。

在日本书中发现马厂阻击战详细记录

“这些书出版于1937年—1938年，封面上注有‘军国少年文库’的标识。书里的故事有情节，也有夸张的描写。这些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当年马厂阻击战的惨烈。”李庆伟说。

书中写到：“但敌人也抱着必死的决心。附近的碉堡飞来的炸弹使得马厂（厂）河的水变得沸腾。炸弹如雨点般击中船腹部，死伤者不断出现，每条船

里都变成了血海……”（译）

李庆伟说，马厂阻击战虽然敌强我弱，但守军浴血奋战、坚毅勇敢，令日军望而生畏。

“很多资料显示，卢沟桥事变之前，日军就已经开始了作战的准备，包括他们派人对驻军人员分布、地形地貌、附近的村庄等都作了一定了解，甚至绘制出了详细的地图。”他说。

“虽然日军做足了准备，但到达马厂后还是遭遇了重创。”李庆伟说，仅在青县马厂一战中，日军就死了两个佐官、七八个尉官，死伤的士兵更多，这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意料。

“这本书里，有3篇文章、近10页文字，专门记述了马厂这场战斗。”

当时，日军除了第十师团为主攻外，还配备了5个高射炮和重炮部队、舟桥部队，重武器不但比中国军队先进，而且数量也多，出兵总人数达3万余人。而马厂守军，虽然当时采用的轻武器和日军没有太大差距，但与日军相较，重武器的差距颇大。

沧州一战令敌震惊

书中叙述：“已经是秋天，寒冷的9月23日下午五点，津浦线上被称作最激烈的战斗，沧州总进攻开始了。敌人三天三夜在死守……”

李庆伟说，这场被日军称为“津浦线上最激烈的战斗”，正是日寇与驻沧守军的交战。

姚官屯是沧州外围重要的防御阵地，也成了中日两军沧州战场决战的关键地。负责这一带正面防御任务的是29

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在海兴的战斗足迹

李兆新 金连广 杨静然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曾经活跃着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回民支队。海兴县曾是冀鲁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是回民支队当年比较活跃的地方。虽然时间已过去80多年，回民支队的许多故事仍在这一带广为传颂。

回民支队创建于1940年7月，由刘震寰任队长、王连芳任政委，下设5个大队和1个手枪队，直属冀鲁边军区领导。刚成立时称回民大队，1941年称回民支队。战士主要来自当时的沧县、盐山、新海、庆云一带。因为是抗日队伍，也有不少汉族青年加入。开始只有几十人，逐步发展到几百人，后来成为一支近两千人的抗日武装。

回民支队从1940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一直驰骋在冀鲁边区的抗日战场上，他们组织韩集伏击战、奇袭花寨、攻打齐家务、激战孙刘庄、解放阳信县城、歼灭青县伪军团等，先后与日本侵略者、汉奸作战100余次，攻克敌人据点40多个，歼灭日军、汉奸

2300多人，战功赫赫。

二

在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回民支队在今海兴县一带打了许多漂亮仗。

赵高村反击战便是其中之一。1944年初春，小山据点的日军发现在离小山不远的赵高村驻有回民支队机关和两个大队，便想一举消灭。一天上午，敌军仗仗人多，气势汹汹地向赵高村扑来。回民支队得到这一消息后，进行了周密部署，在村民的积极配合下，先后打退了敌人的3次进攻，不少战士与日军短兵相接，吓得敌人心惊胆战，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最终以日军失败而告终。

张皮庄子伏击战也是比较典型的战斗。1944年9月的一天，回民支队接到消灭小山据点敌人的任务，为防止北面羊二庄据点的敌人来增援，支队派五大队在张皮庄子一带进行伏击。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我军开足火力猛攻，共打死、打伤、生俘敌人4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六联”轻机枪一挺、弹药一批，其余敌人狼狽向羊二庄方向逃

窜。而我军无一人牺牲，仅有3名战士负了点轻伤。

几乎就是在打响张皮庄子伏击战的同时，回民支队五大队的指战员在县大队和小山区队配合下，进入了攻打小山据点的阵地，先是抢占了敌人取水的一口古井，断了据点内的供水，后又断其粮食，使敌人逐渐支持不住，纷纷向羊二庄方向逃窜，小山据点被拔掉。

1944年夏末的一天，回民支队领导决定拔掉苏基据点。先是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对据点进行了包围，然后在内线的配合下，顺利进入据点，出其不意打击了敌人。这场战斗，没放一枪一炮，共俘虏伪军30多人，缴获了所有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对作恶多端、罪恶累累的伪军分队长高如予以正法，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三

回民支队以铁的纪律、优良的作风、英勇的作战，赢得了海兴一带民众的热烈拥护，建立了鱼水深情。在最困难的时候，群众把最后一粒米、一捆柴、一双鞋、一尺布都奉献给了子弟兵。回民支队

军37、38师余部，是当时沧县前线中国守军中唯一与日军轻武器装备水平接近的部队。而参与防御作战的49军和东北军旧部武器差得很多，甚至许多部队都不满员。

“日军向我阵地猛攻，十几架战机在上空俯冲投弹，但我们一没有空军拦截，二没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只能靠步枪抵抗。”李庆伟说，日军疯狂进攻持续了三昼夜，中国军队浴血苦战，使之未能前进一步。

此时，坐镇津浦线阻击日军的长官是冯玉祥，其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桑园。关键时刻，沧州军人刘树森率领一个团从河南辉县星夜驰援。

“日军发动了数次攻击，均被我们击退。在攻至我阵地前时，甚至发生了激烈的白刃战，我官兵与日军奋力肉搏……”李庆伟说，而这无法改变战争的总体走势。国民政府下达了后撤命令后，沧州城就这样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在姚官屯，中国军队伤亡过半，但也给日军以重创。日本指挥官小林在随军日记中有“圣战以来首遇劲敌”的记述。

近些年，和李庆伟一样，许多文史爱好者通过不同途径发现了抗战时期的资料，有文字，也有影像，从中可以看到那段悲壮的历史。

“在武器落后、补给不足的情况下，给日军以重创，让他们大为震惊。”李庆伟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访问这段隐秘的资料是受限的，他通过朋友的帮助，突破技术上的难题，将这些资料保存了下来。

北京古隘口

河间武将曾治军修城

赵华英 杨静然

在北京西北崇山峻岭的大峡谷中，刘家峪沟和永定河的交汇处，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沿河城村。自古以来，沿河城村就是驻军屯兵重地，拥护着明代长城内三关之一的紫荆关，是塞外通往北京的要冲之一，至今仍保留了较为完整的防御古城格局。400年前，一位河间人在此担任都指挥，留下了一段修城守边的故事。

沿河城村属门头沟区斋堂镇，因扼守山口水口，被称为“三岔（汉）村”“沿河口”，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设守备，万历六年（1578）修城，始称沿河城。据明万历十九年《沿河口修城记》记载：“国家以宣（今宣化）云（今大同）为门户，以蓟为屏，而沿河口当两镇之交，东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浑河荡荡，襟带其左，盖腹心要害处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于是在此修城筑堡。

天启三年（1623）六月，直隶河间人张经纬到沿河口任守备后，又对城内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维修。据碑载：“修城隍庙，建关王祠，以礼正神；修道路，兴水利，多栽植，以惠遗将来；薄奢侈，从俭约，以挽颓风……”这座碑现存于沿河城办事处。

在修完守备府后，张经纬沿沿河城守备府碑，记载

了他任职守备的心路历程：面对费用激增、军士奢侈之风，他“薄奢侈，从俭约，以挽颓风”，同时又“制器械，供帐具，以备公用”；如此辛苦治军修城，张经纬感叹道：“必欲治公事如私事，以实心做实事，兢兢业业，朝夕以尽吾职分与力量。”可见这位将士的决心与恒心，誓要守护国家的安危。

沿河城村历史悠久，辽金时期已经成村，明朝永乐四年设千户所驻防；明景泰二年（1451），隶属马水口守备管辖；嘉靖三十二年改设沿河口守备。明朝对镇守边疆的将军分为六个品级，即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把总。沿河城村设立单独守备府的过程，说明明代中后期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日渐增大。至天启六年（1626）八月，张经纬在沿河城任职3年后，升任天津都院中军游击；天启七年（1627）五月，张经纬又调保（定）镇、河间游击兼都司印书，兼管练兵及屯田等事务。

张经纬后来去了哪里？史料记载寥寥，但沿河城村的古城还在，一千多米古城墙巍巍矗立。那些坚固的石头，见证着这座“因战而建，因兵而兴”的古城变迁，成为永定河畔一道清雅别致的风景，一段真实厚重的历史。

留善寺：

肃宁古村 因善得名

杨静然

肃宁县东南方向15公里左右，留善寺镇因蓬勃发展的鱼竿渔具、图书印刷、现代农业等特色产而而闻名，并且，这里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留善寺镇与河间、献县相邻，是肃宁县的东大门，因镇政府地处留善寺村而得名。那“留善寺”在哪里呢？当地老人们说，留善寺曾是当地的一座庙宇，因纪念村里一位刘姓大善人而得名“刘善寺”。当时，逢初一、十五以及重要节日，方圆百里内的百姓都会来此，或祈福或拜谒，鼎盛一时。

后来，因经年洪水，村民们在庙以西筑起堤坝，各家各户都集中搬迁过来，刘善寺却毁于洪水之中。百姓们非常惋惜，于是重建新庙，“刘善寺”由此改名为“留善寺”，寓意洪水虽损毁旧庙，但仍传承“善人、善念、善行”精神，村子也因此更名“留善寺村”。

“当年，留善寺内恢宏华丽，佛像壁画俱全，是一座教化信众崇德尚善的大庙。院里有一口大钟，声音可传数十里。汛情严重时，撞响此钟，梁村、窝北一带的村民便会赶来防汛，真正践行了善行、善心。”热心村民于富民说，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为阻断冀中抗日军民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寺里的梁木、门窗、砖瓦被强行拆毁，用于修筑据点。至此，庙宇彻底被毁。

新中国成立后，留善寺原址成了粮站，原属寺庙的两尊高大威武的石狮一直摆放在粮站门口。

这里还曾流淌着一条古老的河流——唐河。肃宁素有“泽国”之称，至今，许多村落的名字都与“水”有关。很久以前，多条大河流经肃宁境内，唐河就是其中一条。村民们说，唐河是隋唐时期开挖的一条运河。历史上，唐河上游多次淤堵改道或被其他河流夺道。明清时，唐河曾3次离境肃宁，后来干

涸，只在行洪或水旺时才有水。流经此地而被留善寺人口口相传的老唐河，即唐河故道。

老唐河自西向东贯穿古留善寺村，据当地文史学者推测，河道上沿宽百米、下沿宽五十米，是当时的漕运要道。当年，这里舟楫穿梭、人流熙攘，一派繁忙热闹。在古代，开凿运河时为了节省开支，官府测算规划都是按照直线距离，不考虑是否冲击村落。老唐河的开凿也是这种情况，村民无力负担运河改道费用，于是河道将留善寺村自西向东分割开来，南北两侧逐渐形成了两个村子，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留善寺村、河南留善寺村。

据当地老人回忆，1963年海河特大洪水期间，老唐河水满外溢，附近村子的村民都来帮着修堤筑坝。这样团结一心的抗洪场景，也成了人们对于老唐河最后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河水彻底干涸，在政府的规划下，将老唐河故道平整土地、改作良田，村外的河道成了耕地。但在两村界，至今仍能找到古河道的河沿、堤坝等遗址，甚至可辨出河道的走向。

留善寺和老唐河的故事已成传说，但善人善事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涌现。制作藜杖赠乡邻的80岁老人李国胜，建科技书屋宣传国家政策、30年的邓成民，照顾两个脑瘫儿子努力脱贫致富的朱立功……20世纪70年代初，民营书业在这里逐渐兴起，当年在留善寺原址建起的粮站也早已改建为图书印刷企业。目前，全镇从事图书发行、储运企业共35家，发行队伍达3000多人，年销售额近15亿元。以民营书业企业家们为主体的“博爱善缘”爱心协会成立后，开展了助老、助残、助学等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那份善知、善念变换了方式，滋养着这里的子民。